

我姑夫

我姑夫叫王长久,小名太平,外号蓝平子。我们蒙古族人,把姑夫称为姑亚拔。小时候不止一次听我妈一边烧炕一边咬牙切齿地骂他:蓝平子是好揍儿么?不是!你姑亚拔最坏了!他们老王家没一个好揍儿!

母亲也姓王,所以,末了,她总不忘补充一句:他们老王家和我们老王家不是一个王,他们是黑龙江的王,我们是内蒙古的王。

母亲恨极了姑夫,归根结底是因为母亲恨姑。姑夫在我们屯,是少有的共产党员,在我的印象里,他从未笑过。在他的孩子们还没长大成人的时月里,姑夫在家说一不二。姑姑怕姑夫,怕得要命,十五岁的姑姑嫁到老王家后,就开始了提心吊胆的日子。我从母亲絮絮地谩骂里,听到一知半解:姑姑十五岁就结婚了,姑姑嫁过去的日子总也吃不饱,姑姑的瞎眼婆婆吃过饭后,总要摸着剩下的大饼子、豆包数上一数。姑姑的瞎眼婆婆在吃饭的时候,看姑姑久不离桌,就会用她那尖尖的三寸金莲,在桌子底下蹬上姑姑两脚。

母亲恨姑,或许是源于父亲对母亲的粗暴,而母亲又归罪于姑姑的挑拨。

姑夫是农民,农闲时兼卖着豆腐,日子在屯子里过得像模像样儿。姑家的外屋有盘老磨,一头枣红色的小毛驴,常常被一块黑布苦着眼睛,一圈一圈地无辜地磨着豆子。年复一年周而复始地转圈儿,致使地面形成了一个圆。当清早的第一缕阳光透过窗棂射入驴眼的时候,那头驴就开始了莫名地反抗,姑夫就会疲惫地扯下那块黑布,继而套上毛驴,开始在屯子的街巷里,豆腐——豆腐——地叫卖了。

姑夫不见笑,人却极利落,因为豆腐做得干净,他打败了所有的同行,在浩德乡成了独一份的卖豆腐的。

父亲也看不上姑夫。最主要的原因是姑夫对姑不好,其中也源于姑夫的小抠儿。姑父的抠,闻名乡里,罗列如下——

舔碗。姑夫吃饭与常人不同,姑夫吃过饭后,就会捧着他的专用二大碗,伸出那肥而厚的舌头,舔。姑夫的舌头虽肥厚,却极具灵活,像一条小蛇,游弋于瓷碗的各个角落,姑夫舔碗时的神情很是关注,眼睛不离碗内,生怕落下一点残食。舔罢,姑夫就会一手将碗举起做扣状道:看看,刷碗都省去了,多好,一点儿都没浪费。

锁食。或许是姑夫的瞎眼妈在世时留下的家规,每次吃饭饭后,姑姑就会在姑夫的注视下,将所有的吃剩下的饭菜锁于炕柜中,连咸菜碟子都不放过。

那柜,是农村家家都有的放在炕上的用来装衣物的柜子,里面有一层搁板,平常人家,搁板上面放一些针线筐箩之类的物件,搁板下面放一家人的洗涤衣服。而姑家的柜,上层却成了饭柜。姑家的柜门上,常常挂着一把黄铜大锁,那把大锁就像姑夫的脸,威严冷漠。小时候,我常常望着那把铜锁,想象着里面的精彩。

若去姑家玩,正赶上姑往柜里放饭菜,姑就会用很无奈很无奈的眼光瞅着我,那意思似说:姑也想给你吃啊,但不敢啊,那老王八筷子瞅着呢!

藏酒。这里所说的藏酒,并不是指收藏白酒,而是姑夫与众不同的饮酒方式。

姑夫每晚都要喝上一壶烧酒。桌是炕桌,姑夫喝酒的时候,常常将烫着酒的大茶缸放在盘着的两腿之间,好像生怕被别人抢了一般。茶缸内的热气,常常从姑夫的裆内袅袅升起,腾云驾雾般。配上姑夫前倾的头与微缩的脖子,很是滑稽。姑夫握着酒盅喝酒的模样,多年以来一直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碰到正好儿赶上饭的乡人,姑夫就把那两钱的小酒盅儿也纳入档中,装作并无饮酒之状。大口吃饭,小口抿汤,直吃得滋滋儿作响,以掩家人眷状吃完后照样舔碗,不落一丝一毫的程序。

杀猪。农村每到年跟前儿,日子过得稍好一点儿的人家,都要杀上一口年猪,以备全年之荤腥。姑夫有杀猪的手艺,每到腊月,姑夫常常是杀完这家猪再杀那家猪,自然会被主人邀为座上客,常常吃得满嘴流油沟满壕平。

别人家杀猪,总要请上几桌,亲朋好友吃上一顿。姑家不,姑家半夜杀猪,谁也不请,谁也不叫。姑夫叫上他那几个膀大腰圆的儿子帮忙捆好猪,自己就开始撸胳膊撸袖子,做放血秃噜毛,开膛破肚灌汤剔肉的一系列活计,这时的姑,就开始在旁边烧火切菜,一副唯唯诺诺的小媳妇样儿。等天刚麻麻辣亮公鸡打鸣儿时景,姑夫一家,就开始坐在炕上挂上门,吃香喷喷的猪肉了。父亲对姑夫的这一做法很是不屑,称之曰:屋里打井,房扒开门。

结束姑夫说一不二的日子,是他的大儿子。当姑家的那台“天鹅牌”收音机被大表哥咂嚙一下摔到地上的时候,姑夫的腰就折了半截。

大表哥生得五大三粗,当兵复员后没有被安排工作,人变得霸道生性,当那台蒙着红布的被姑家视若宝贝的收音机被摔得破了前脸儿的时候,当哥哥很正式地被姑父请去,为镶了新前脸儿的收音机画上音频声频等一串串数字时,姑夫一贯的冷脸平添了几分怯意与软弱。姑,也从娘家侄儿身上得到了难得的骄傲——挺直了腰。

姑夫死了,脑血栓致半身不遂。姑夫患病的日子里姑很是跋扈,也难怪,五十多年的被欺压的日子终于迎来了别样的曙光。姑终于可以张开那闭了五十年的愤怒之口跳脚痛骂——蓝平子!操你们老王家八辈儿祖宗!操你个瞎妈!你们老王家没一个好揍儿!

这最后一句,与母亲的漫骂不谋而合。



青梅,原名张淑玲,蒙古族,黑龙江省肇源县人,现任《大庆晚报》、堂尚大庆编辑。

包书衣

魏霞

床要着裙,书要穿衣。小时候,新书发到手,第一件事就是包书衣。

包书衣的纸通常有两种:一种是牛皮纸,一种是报纸。牛皮纸厚、硬,包出来的书衣棱是棱,角是角,很有型。牛皮纸耐磨性还高,跟手指厮磨一学期,剥掉书衣,书皮还是新崭崭的。但牛皮纸颜色暗淡,我和哥哥都不太喜欢用这种纸做书衣。报纸比牛皮纸柔软,色泽上也略胜一筹,但耐磨性差,有时一学期需更换两三次。

包书衣最好的材料是旧挂历。挂历图案精美,纸张光滑厚实,包出来的书衣,既耐磨又美观。用背面包,白生生的,干净;用正面包,无论是花鸟画、人物画,还是山水画,都很漂亮。因家贫,母亲从没买过挂历,我和哥哥只能瞅着别人的挂历书衣一饱眼福。

三年级的寒假,母亲不知从哪里得了张印有女明星头像的旧挂历,上面的女明星,披肩的卷发,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仿佛会说话,我一下子喜欢上了。

可旧挂历仅一张,若用来包我和哥哥的四本书,显然不够用。

哥哥说:“我的书比你的厚,容易破,应该我用。”

第一次包书衣,是哥哥手把手教我的。见了不可多得的旧挂历,我毫不顾忌“书衣师傅”的脸面,争辩道:“上面的人是女的,应该女生用。”

“谁这样规定的?”哥哥的话把我将住了,我一时不知如何作答,就另辟蹊径:“男生用女的头像包书衣,差不多?”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再说,我用的是背面,也不是正面。”

我辩不过哥哥,就开始耍赖:“反正不让你用。”

“你赖皮!不讲理!”

我和哥哥叉着腰争得面红耳赤,就差动手了。

母亲见状忙说:“不偏不向,一人包一本。”

至此,我和哥哥才气鼓鼓地休战。



曙光

李海波

摄

永远的陪伴

刘平

带着妻子回老家给老母亲立碑的时候,张家铭才知道黑虎一直没有走。黑虎浑身黑毛,老母亲在世时只有它一直陪着老家人。张家铭回乡下看望老母亲时,多次听老母亲说:“黑虎看着凶,其实温顺得很。”

乡下的风俗,老人去世入土三年后才能立碑。这天刚好是周末,天气也不错,两口子一大早就出发了。车停在大路旁,他们就带着东西步行往老院子走。快到院门口的时候,张家铭突然发现黑虎跑了出来,冲他们“汪、汪”叫、不停摇尾巴。张家铭知道黑虎是在迎接他们。

看着黑虎,张家铭心里“咯噔”了一下,脱口而出一句话:“黑虎!你咋在这里啊?”三年前老母亲去世后,家里就没有人了。料理了老母亲的后事,张家铭把院门一锁,就牵着黑虎去了坎上王五婶家,把黑虎送给了王五婶。张家铭想,有人家,黑虎就有一口吃的,不然就成野狗了。

此后三年,张家铭一直没有回来过。打开院门进去放好东西,张家铭四处看了看,发现小院子已经荒芜了,院坝边长满了杂草,墙壁、窗户上满是厚厚的灰尘。然后,张家铭又围着小院子走了一圈,满眼的野草杂树,走起来很不方便。走到堂屋后墙外,张家铭下意识停下了脚步,那一片野草好像经常被踩踏,东倒西歪的。屋檐下的一小块地也跟别处不一样,没有一星草芽,光溜溜的。

院里院外,黑虎一直紧跟着张家铭。张家铭很快明白了,这些痕迹一定是黑虎留下的,它晚上在这里睡。

老母亲的坟在院子后面的林盘里。立碑的时候,黑虎一直守在旁边,安安静静。鞭炮声响起的时候,黑虎像感觉到了什么危险,猛地蹦到两丈开外的地方,冲着鞭炮的浓烟狂吠不止。鞭炮声停息了,黑虎又马上跑过来,嘴里“汪、汪”叫着,围着老母亲的坟转过去又转过来,像在察看着什么。

包书衣养成了习惯,看见残缺不全的书就忍不住手痒。五年级的一天,我软磨硬泡从同学手中借到本课外书——1970年代,课外书对于一名农村孩子来说不亚于稀世珍宝。那是本既没有封面,又没有封底的书,所幸的是里面的故事很精彩。我一读起来,就舍不得放下。在学校没看完,放学后又好话说了一箩筐,同学才应允我带回家看。

我问同学是本什么书,这么有意思,同学说是《少年文艺》。

回到家,我埋头继续看。当看完最后一页时,故事情节明显未完。我傻傻地发了会儿呆,心想,这么好的一本书,没有封面封底的保护,书页可能会越来越少。吃过饭,我决定给它包书衣。

我先用白纸,给它量身定做了件小内衣,又找来报纸,给它做了件外套,之后,拿起毛笔,在封面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少年文艺”四个大字。为了让书衣跟书关系更紧密,晚上我把书放在枕头下面,枕了一夜。

第二天,我把面目一新的书还给同学时,同学看着规规矩矩的书衣,眼前一亮,当场表态:“甭管了,以后我只要有课外书,一定借给你看。”

我听了,心里比喝了蜜都甜。没想到,包书衣竟然还收获了意想不到的大福利。



曙光

李海波

摄

到了王五婶家,王五婶把黑虎喊回来,几个人坐在一起说了一阵话,张家铭就提出想把黑虎带回家。王五婶听了很高兴,说:“带回去好,你们也免得跑来跑去的,麻烦。”王五婶心细,看黑虎身上有些脏,就说:“你们城里人讲究,我给黑虎洗个澡。”说了就烧了温水,拿来沐浴液,把黑虎仔仔细细洗了一遍,最后又用电风吹干它身上的毛。

跟王五婶道了谢,张家铭笑着对黑虎说:“黑虎,走,我们回家。”黑虎似乎很高兴,冲张家铭“汪、汪”叫,不停摇尾巴。

然而,走到大路边汽车旁,黑虎却死活不进车里去。张家铭把它抱进去,它突然狂吠起来,猛地挣脱窜了出去,然后像一道黑色的闪电射向老院子方向。

没办法。

初冬,张家铭和妻子又回乡下去了。到了王五婶家,王五婶没像以往一样站在院门口扯起喉咙喊黑虎,张家铭一问才知道,黑虎死了。刚咽气半个多小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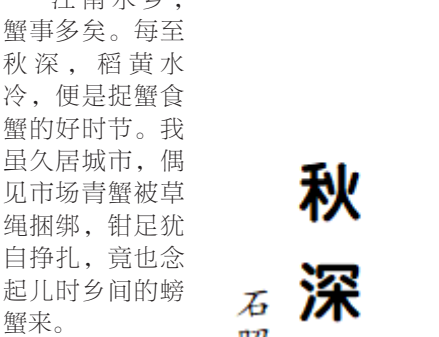
王五婶揉揉眼睛说:“不晓得吃了啥有毒的东西。”顿一下又说:“不晓得是不是哪个黑心肺的人干的。”接着,就对他们说了事情的经过。

今天早上,王五婶见黑虎一直没回来吃食,就站在院门口喊。以往,黑虎每天都是一大早就会回来吃食的。喊了半天没动静,王五婶就去老院子找。院里院外找了一圈,最后在林盘里找到了。黑虎奄奄一息的,在地上爬,嘴里不时“咔”一声,挺难受的样子,像吃了啥东西。王五婶看着黑虎,心里一紧,一遍遍说:“黑虎,你咋啦?”“黑虎,你咋啦?”黑虎停下来看一眼王五婶,眼泪汪汪的。

黑虎一直在地上爬,它爬得很慢、很费力。最后,黑虎爬到老母亲坟旁边,终于停下了,很快就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儿。王五婶抱一些柴草盖住黑虎的身体,回家正准备拿锄头去挖坟埋了黑虎,张家铭他们就来了。

张家铭一边流泪一边挖坑,把黑虎埋在了老母亲坟旁边,还垒了一座小小的坟。

此后,每年清明节回乡下给老母亲上坟,张家铭都要特意买点排骨,放在黑虎坟前。



秋深蟹事

石昭敏

江南水乡,蟹事多矣。每至秋深,稻黄水冷,便是捉蟹食蟹的好时节。我虽久居城市,偶见市场青蟹被草绳捆绑,钳足犹自挣扎,竟也念起儿时乡间的螃蟹来。

那时的螃蟹,生于河沟,长于泥渚,自有一番桀骜之气。我与表哥携竹篓赤足奔向村外的小溪,溪水清浅,映着天光云影,我们寻一处蟹洞密集的泥滩,将竹篓半埋进泥,篓口迎向水流,再用湿泥细细封边,只留巴掌大的入口。蟹是谨慎的小东西,先是探两黑豆似的眼,左右张望,确认无危险后,才缓缓爬出。它们不知是计,沿着泥滩爬行,脚下一滑就入了篓。竹篓内壁光滑,蟹进去了,只能在里面乱撞。

等待对孩子来说是最难熬,表哥耐不住性子,直接伸手探洞,手指刚探进去,突然“呀”一声,猛地抽回,连人带泥跌在滩上。屁股沾着湿泥,脸涨通红:“摸着滑溜溜的,像蛇!”我手拿树枝小心戳进水里,发现不过是团泡胀的水草,顿时笑得直不起腰。

黄昏是蟹最闹的时候。它们从洞中鱼贯而出,在夕阳下挥舞鳌足,在泥滩上排兵列阵。这时便不必再倚仗竹篓,徒手相搏方显本事,须得眼明手快,指尖精准地扣住蟹壳两侧,稍慢半分,便被它遁入水草深处,再难寻觅。若是手法不准,捏到了鳌足,便不免被它反夹一记,虽不甚痛,却颇觉羞辱,引得哄笑。

提着蟹篓归来,外婆在院门口择菜。见我们裤脚的泥、脸上的汗,她嗔一句:“又去野了?”手里菜篮却往旁挪挪,腾出地方放竹篓。蟹倒入木盆,立刻闹起来,蟹在盆中互相蹂躏,沙沙作响,吐着泡沫,犹自不甘被擒。外婆坐在青石板上,并水泡着旧牙刷,刷毛顺着蟹壳弧度扫,沙泥从指缝掉进木盆,溅起阵阵水花。她刷得细,连鳌足缝里的泥都剔得干净:“脏东西不除,鲜气就跑了。”

乡间烹蟹从来大巧不工,大锅烧水,水沸后将蟹倒入,不用复杂调料,只落下数片生姜,便能祛寒去腥。灶膛里烧得火旺,松柴噼啪作响,蟹脚触到热气,八足乱蹬,爪击锅壁,簌簌有声,那声音先密再疏,终归寂静。这时满屋已是蟹香氤氲,那香裹着姜片的辛,从锅缝溢出,再钻进鼻孔,勾得人肚里馋虫大动,外婆总笑拦:“急什么?熟透了才鲜。”

蒸好的蟹端上桌,青壳早变赭红,热气裹着香扑脸,烫得人往后缩脖。桌上摆着姜醋碟子,香醋是镇上酿的,兑上捣碎的姜末,滴几滴香油,闻着就开胃。外婆吃蟹最有章法,先卸鳌足,再掰背壳,蟹黄用小勺舀,蟹肉蘸着醋,吃得干干净净,最后还能把蟹壳拼回原样。孩子们则不管这许多,伸手就抓,也顾不上烫手,蟹黄蹭得满手油亮,姜醋汁滴在衣襟上,洩出浅黄的印子。大人们坐旁聊天,说今年稻子好,说邻居家鸡下了双黄蛋;我们比谁捉的蟹最大,谁被夹得最惨,院角蟋蟀叫得欢,混着笑声飘了很远。

如今再吃蟹,总觉得少点什么。市场上的蟹,多是养殖,肉虽肥,却没了溪水的清鲜;烹蟹的法子也越来越精,蟹八件排开,吃得潇洒,却没了当年手抓着啃痛快。儿时捉蟹的小溪早已干涸,溪边芦苇枯得发脆;外婆的灶台也冷了,铁锅蒙着薄灰,再也没人在灶前挥着锅铲,等着我回家吃蟹。

可记忆里的蟹香总鲜活着,在每个秋夜飘进我的梦里,我卷着裤脚站在清涼的溪水里,手中的树枝轻轻晃。夕阳把天染成橘红,外婆站在村头,手里攥着我的小褂,声音裹着蟹香:“回家吃蟹喽!”余音袅袅,至今不绝。

